

寒冬刚过，随着气温的回暖，音乐节市场也进入到了复苏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全国将有10场音乐节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售票迎客。自2000年至今，从最初不被大众所接受，到成为时下年轻人春季必备的打卡项目，国内的音乐节市场已经走过了19个年头。经过不断的试错与突破，中国的音乐节市场正在挤掉浮躁的资本泡沫，开始回归音乐本质，为乐迷营造一场真正的视听狂欢。



连“唱”19年 中国音乐节市场蝶变

巅峰时期一年500场

自2月以来，包括330金属音乐节、重庆朋克音乐节、草莓音乐节、玩野潮青年文化节在一众新老音乐节都相继公布了今年的演出阵容，为2019年音乐节市场的开启打着头阵。

演出商陈琛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3月是音乐节的“苏醒”时刻，随着一些打头阵的音乐节公布阵容，将唤醒新一年的演出市场，虽然目前已经确定阵容的音乐节在10个左右，但随着一些可以预见的大型音乐节陆续公布首批阵容，以及4月底和5月初交替的特殊时段，3-4月内最终真正举办的音乐节数量不会低于20个。

但在陈琛看来，2019年对于国内的各类型音乐节来说仍是充满变数的一年；在音乐节市场中，‘数量’一直是最能反映出一系列问题的关键要素。而近两年，除了已经积累起大批观众实现商业化的老牌音乐节和针对当下年轻人最为流行的曲风所举办的新音乐节，一些曾出现在市场上的名字正在逐渐消失，音乐节数量也在明显减少”。

2000年，首届迷笛音乐节在迷笛学校大礼堂举行，30支乐队、千名观众，让这个新兴的现场演出方式以室内的形式在国内首次露头，而竞争出现在2007年，摩登天空在成立十周年之际，于北京海淀公园举办了首届摩登天空音乐节，2009年转型为草莓音乐节。随后两年，草莓音乐节在短时间内站到了与迷

笛齐平的位置，成为了国内音乐节行业的两大支柱。

资本的涌入与逃亡

这种新兴的大型演出方式以不断上涨的票房和观众数量证明着自己的商业价值，2012年音乐节场次突破百场，正式开启了资本追逐战。2013年，恒大音乐旗下的恒大星光音乐节，用短短3个月的时间，便走过包括北京、上海、长沙、郑州、哈尔滨在内的20座城市，两年内共举办了58场。

在新音乐节拔地而起、老牌音乐节疯狂扩张的态势之下，2015年国内音乐节市场迎来了首轮洗牌。数据显示，2015年，由于上海某音乐节的踩踏事件，当年很多音乐节未获批，不断上涨的场次定格在110场，票房收入约3.48亿元，参与人次276万人，下降13%。

但仅隔一年，不死心的各路资本再次将音乐节市场推到了爆发式增长。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站公布的《2016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演唱会、音乐节演出场次0.21万场，较2015年上升10.53%，票房收入34.88亿元，较2015年上升9.69%。据报道，其中2016年音乐节场次超过500场，2016年单草莓音乐节一家就在全国22个城市相继举办。

但“逢做必亏”的钢铁定律却在国内音乐节市场前进的同时无人打破，仅两成盈利的大前提让资本望而生退，一众追逐音乐节红利“疯跑”的资本，在产品还未形成的时候便被打散，纷

纷沉淀在趋于理性的2017年。“可以说，2016年是国内音乐节市场的‘高光时刻’，大大小小500场音乐节共同发声的情况到近两年折半减少到200场左右，这也是音乐节市场的第二轮洗牌。”陈琛如是说。

在演出行业分析人士黎新宇看来，“音乐节数量上的锐减具有很多原因，政策的影响是硬性监管，但更多的却是市场的自发行为。人人都寄希望于音乐节挣一笔快钱，真正以音乐资本为主导的音乐节在当年最多占到四成，更多企业是寻红利而来。但观众数量是有限的，即便阵容再好也不过是千篇一律的知名乐队和流量明星，观众不买单的情况下这是市场自发的‘挤水行为’”。

多元化发展谋变现

黎新宇表示，但也正是经历洗牌时刻后，国内音乐节厂商纷纷将目光对准了非乐迷，让目前的音乐节市场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室外、室内、民谣、电子、说唱逐渐成为了一场音乐节的关键要素。“以往音乐节选址更加看重流量，演出商会考虑城市内的有效观演人数，再决定音乐节的落地城市，但从目前公布的音乐节情况来看，已经有城市开始逐渐将音乐节作为提振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在历经前期发展、井喷状态后，近年来随着小众音乐文化不断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观众耳朵里，音乐节也承载了更多功能，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打卡拍照”，音乐节不再只局限于乐迷间，也

逐渐成为了年轻群体的社交项目。

而这也呈现了未来演出市场的走向，一米观察创始人王毅表示，究其根本，音乐节处于整体音乐产业的下游，上游音乐的制作、发行将会影响到整体的市场，而观察目前上游的音乐市场不难看出，嘻哈、电子等音乐已经成为年轻人欣赏音乐流拍中的一股中坚力量，所以未来国内在大型的综合音乐节之外，垂直细分类的音乐节将会成为必行之势。

“与此同时，音乐节有别于演唱会，音乐节在演出部分之外，还有更多有关文化和互动的部分，所以导致大量乐迷来到音乐节的目的不光是看一场演出，也会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王毅强调，“在国外的音乐节市场中这种细分的趋势其实早已经呈现，未来国内音乐节将不仅仅限于风格上的细分、甚至以后还会有对于文化、生活方式和态度上的细分。”

某音乐节志愿者统筹在采访中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忆道：“最早的音乐节是什么样子？可以说是摇滚乐的另一个代名词，基本都是乐迷才会关注到相关的演出信息，阵容方面更多的是不同风格的摇滚乐队。大学四年，我从未落过一场迷笛音乐节志愿者报名，一开始是希望能接触到更多喜欢的乐队。但后来我逐渐发现，摇滚乐于我而言是信仰，但迷笛对我来说是‘回家’。天南海北的朋友在这三天里聚到这个场地当中，我们就仿佛能回到18岁的那一天”。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穆慕

开心麻花两部经典戏剧以明星阵容回归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穆慕)3月22日-23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牢友记》将分别在北京海淀剧院、地质礼堂迎来大剧场巡演的500场演出。据悉，《爷们儿》和《牢友记》是开心麻花常演不衰的两大王牌戏，500场当天麻花熟脸——电影《羞羞的铁拳》导演宋阳、春晚“前夫哥”杜晓宇、开心麻花2019贺岁大戏《谈判专家》导演何子君等都将齐聚舞台。

作为开心麻花两大王牌戏《爷们儿》《牢友记》均在全国60多个城市巡演过，观众超过百万。其中，《爷们儿》讲述了小混混“覃啸天”、恶霸“南霸天”、军阀“大帅”与戏班千金“佟婉秋”发生的情感纠葛，大到几位主角，小到

没有一句台词的配角，导演吴昱翰都为他们设置了独特的人物性格，主角成长、爆笑追爱、时代兴亡三条故事线相互交织。

同样有音乐元素的《牢友记》更像是一场演唱会，很多粉丝说“看了这部剧相当于看一场故事精妙的话剧，再加一场燃爆的演唱会”。剧中，摇滚歌星“艾西巴”被冤入狱，却扬言要为“监狱”代言，在狱中集结了一支非专业乐队，誓要夺冠摇滚大赛，也为自己的翻案。虽然不是音乐剧，导演宋阳仍然巧妙地将剧情和好听的歌相结合，把这部剧的现场感营造到极致，每一场戏末，观众都会情不自禁打开手机后背灯，在剧场制造人工灯海。

《陶里街二十三号》聚焦现代母女关系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穆慕)4月3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陶里街二十三号》将在国话先锋剧场上演。回顾此前的创排过程，主要由一众青年承担但却深度剖析了现代母女关系中的关键要素。据了解，《陶里街二十三号》的编剧和导演双双来自国家话剧院之外。

该剧讲述了在陶里街二十三号的阁楼上，身为作家的母亲和追逐音乐梦想的女儿之间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生活。在无聊乏味的日子里，她们一次次选择通过虚构梦幻来达成自己对于现实的退让和妥协。而在一场因爱而生的矛盾之后，她们终于走上回归真实，直面生活

的心灵之路。

编剧历程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陶里街二十三号》的灵感来自于一则小品，是想展现人在理想与现实落差下的失重，剧中的人物和故事的发生地都没有特定在中国还是国外，就是用符号化模糊设置，用音乐等手段来刻画，让观众思考人与人之间具有普遍性的关系。

除此之外，剧中还融入了木偶戏的元素，在舞台之上将会用木偶打造一个极具风格感的“戏中戏”。“木偶小舞台”与主线情节相呼应，长大的女儿再也不愿做母亲手中的提线木偶，她想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又为本剧增添了一丝隐喻和温情色彩。